藝舟雙楫

安吳四種卷第十五

藝舟雙楫卷第八

附錄二

甘泉訓導鄭先生碑陰述

武進鄭先生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甘泉縣訓導官署其冢孫國子監生艮弼旣述其行以請予有德而能言者而先生之門人知縣左輔又自爲之狀故吏部郎中貴徵誌其墓安徽巡撫初彭齡又撰大節而爲之傳則先生之美言善行亦庶乎備矣然世臣辱知于先生者深所言嘗有當先生以經學名宇內爲宿

儒然人稱先生爲經師則先生不樂即世臣亦不以經學推先生也先生之治經也尙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然近世之治經者數十人世臣盡識之雖精确不一大略以說經名高賍皷聾瞶而巧爲取利耳退核其所爲則倂違怨誹與所學相反而先生之持身接物必準諸禮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此可以爲躬行君子者矣先生之志在經世所學旣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所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尢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理復不能稱先生之指是故當路之遇先生也雖貌禮

口頌而其心則未有不勸且厭者先生審知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世臣自弱冠遨遊見器于公卿葢亦志先生之志詢今證古卒不得一見諸實事而其言又每驗諸公亦以爲悔然而繼言之復不見用積悔以成嫉者且比比也世世臣于此葢有戒心焉然先生每有欲言必與世臣商可否世臣或審勢而沮之則咈然怒曰天賦子以智勇葢將有爲子安知當路者不有一時之明能行吾言以全活生靈而不負天命耶爲一已之避忌遠謗遂忍爲默默非吾所以望子也先生之操持堅定不從流俗也葢如此艮弱以嘉慶十二年四月

十三日扶先生柩歸葬世臣故揭先生之志俾貝璐鑴諸石背使後人知先生之可以爲百世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諱環字夢楊又字淸如涇包世臣謹述

是日辰刻聞先生凶問急往唁入卧室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予退出至聽事問諸生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先生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同光續成之予遂與諸生坐候至酉先生擲筆長歎一聲而瞑急舁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去來能自主如此實生平所未聞見附記以告後世

錢獻之傳

君諱坫字獻之姓錢氏江蘇嘉定人錢氏祖吳越武肅王散處江浙多貴盛然以嘉定爲望君季父少詹事大昕通經史百家言爲三吳老宿君沈博不及詹事而精嘗過之學者所爲稱嘐城二錢者也君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誦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輒以爲務外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君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傳顧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解字杜氏通典及馬鄭孔

賈之言皆能錯綜其義年廿五乃娶三日即徹夜讀書如故君故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乃補弟子員貧無以自存乃入都就膺事時都中尚爲詩聲酒徵逐以爲名高而君不能韻語膺事以君通許氏書乃命習篆時都中能作篆者唯學士翁方綱遂購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癎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彖畢不勝餓而寢翌早膺事來視病君尚未寤見案上篆一紙大驚君病顧已解膺事問病狀君答

曰兒故無病兒夢至石室中見唐巾老者指授兒作篆七日夜不得少間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彖老者曰此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益卽少溫云翁公聞之卽從君索書歎絕以爲神授一日君篆書遂名天下君名旣藉甚試官物色君文輒失之以副榜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從陝西巡撫畢沅遊遂官於陝二十餘年歷署文山縣乾州華州事嘉慶二年教匪擾陝西四川河南湖北而華州爲陝西入河南要道君兼攝州縣事率衆乘城力過其衡城無弓矢君仿古爲合竹强弓厚背紙爲僩二人共發之達百

五十步又以爲意發石之法石重十斤達三百步一發輒斃數賊前後接戰者四次守城者八月未嘗敗衂三年春河南有謀叛賊者衆數萬人招賊渠張添倫取道君部者三卒不能東而河南賊事泄就擒西賊亦折回南山督師以功上部前後得軍功加五級賊勢漸衰而君以積勞偏廢引疾歸囊橐蕭然以左手作篆自給所著書有漢書地理志注許氏說文解字注若干卷皆能駁正前人之誤不爲異說而要歸于是已板行君在陝多得古人金石其文字尤瑰異者繪而版之爲圖說若干卷數十年來三代秦漢之法物多見於世而世之知

古者亦漸多君其始事也近世士人爭爲經學小學金石學大抵疏剔字句小節不能旁通其大義又皆矜已屈人莫適於用唯君以書生薄宦安則撫民危則拒敵迹其本末斯可以爲不媿者矣補史記注百二十卷十六國地理志及詩文集皆藏於家未版行君病歸以嘉慶八年始與余相識於蘇州府署時君已六十餘而余齒方弱又所學不相似然君一見余而深器之曰吾周行天下識人無如包君者又常謂人曰南陽有田可耕而猶吟梁父今包君身困至是幸口必及民間疾苦絕無怨尤不豫之色是其所負者大而且遠賢於古人必

矣今日包君自給不足異日衣食天下者必包君也又曰包君詩妙掞陳思而賦如平子觀其與人書累千言皆率筆無藁草然條鬯雅密近眉山父子吾以專家之學與之言彼略一涉之則數十年沈精所得不過也自古文人少所樹立皆器褊好氣矜不自撿飭今包君可謂純淨無疵者矣然君初至吳當事仰望丰采結納唯恐不及卒以極推余故見嫉於當事而君境以益困君不悔其稱余益力君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吳寓年六十有六君長子不慧病後有二子皆幼君嘗自爲墓銘及行述余未及見謹具所聞之確切詳備者

書於篇以備史家採擇云

包世臣曰余識君君卽云足下與日論史

國朝當倡經學傳自唐以來治經無盛於

本朝者雖純疵不一其可錄者皆存之於史使吾名藉

以不朽足矣余謂君經學爲學者宗而駢文亞徐庾篆

書自鄧山人外莫與比所謂不假良史之詞者矣余因

蹟如舊重負良友車過腹痛此言是矣

周節婦傳

節婦姓湯氏宜興人考九上母沈年二十四歸同邑周

起雲及期而起雲歿有遺腹子應華周氏故貧瘠而起

雲以上四世皆單傳無期功親起雲之殁也考若思姚吳年皆七十餘節婦治針黹以奉中饋無匱乏舅姑既終天年節婦治喪葬以有禮見稱復迎養母沈撫其穉弟藹然無違色鄉里以爲難節婦今春秋五十有六爲應華娶于徐孫四某某

包世臣曰應華余素未之識嘉慶戊辰九月應華不遠數百里涉大江覿余于邗上辭色端謹既出其母氏行畧以乞爲文又示其中表叔吳辰所爲跋吳君厚重不苟君子也備稱節婦訓誨應華有法而應華能體母志持身無所失古人有言獲親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親

余既以吳君信應華又以所見于應華者信其母氏之教故撰集爲傳以爲後來徵信者採擇焉

邵生碣文

生諱式穀字子艮姓邵氏江蘇山陽人其家世爲武吏而生獨業文性尤嗜書默而寡友唯與邑人周寅善周生長於生四歲同學平原千佛寺碑二年周生書名遂噪起一郡求者接踵生名雖稍減而郡人固以能書推生矣嘉慶十一年生年十七周生年二十一而荆溪周濟以進士任淮安教授始至二生以其書謁教授弗善也二生意不能平遂請教授書紙尾二生心既不然教

授書因請古人用筆結體相承之要欲因其所得者以折之而教授曰書之道微矣其畧固有可言者大約用筆患直則務求其曲筆既能曲而用意又患淺則務求其直其始唯曲也故其力洞達而筋骨始能成其直而終唯直也故其意醇厚而波發有以遂其曲此秘發于大令而備於永興是後遂莫窺也吾友包君慎伯得之以授余余既受其法自視曩昔書及視兩宋以來名人書遂俱弗能善也二生即日備禮爲教授弟子數日二生書皆頓改其舊周生故貧甚以求書者多差自給不數月周生自謂略解書意而郡人遂絕無求者矣周生

益困與生善更甚日日偕過教授教授又曰用筆必氣平而勢側氣平故力厚而峭利內涵勢側故韻流而丰神外煥結字要外方而內員必先打疊中堅使其神聚然後縱放手足使其局疏分觀其畫則欹曲偃互合觀其字則團結駘宕而其要歸於執筆運指執筆須五指㩜攢皆着指尖若管當指節則毫偏而指法不能撥換矣指搦管緊則意滯而眞力不至毫端矣肩與食指平臂與小指平臂曲如抱兒掌曲如握卵捥不動而指不停心不散而息不急則全身之力皆赴毫端而又出之自然故字畫員勁而氣勢雄遠細如絲髮血肉備具此

慎伯之投余者也今悉以授二子矣十二年秋教授送考至江寧則日日稱邵生善又爲邵生乞余書余病未能作教授代之余以爲不減生一見曰此非包君作也撿字裏有置考具單曰此眞包君書矣即袖歸裝池之置座右十三年春余至清江生聞余至時已二鼓懷刺來余初見生書謂必精悍及見生羸怯如不勝者生出書請業余觀其筆勢雄厚雖受法于教授而精爽且欲過之因授以必極筆力使鋒鋩四殺然後聚墨筆心以取員渾每于去筆戒側力崇淳質則盡之矣生拜受而去越三日再至呈其書則諸弊去者大半余勖生曰余

自幼抽于書又無師承及廿六歲乃稍以巳意求古人遺論證之墨拓則有微契焉十年來徧窺江左諸家收藏真蹟始知用筆夫每作一波常三過折者蓋爲筆心着紙則曲而副豪用力則肉勝而晝褊氣怯爲書家大忌故一筆而以三筆成之使副豪但輔筆心以去來搶衄不致着紙而成偏鋒故也今以墨裹住鋒力大指直提捥心重壓則筆心着紙而不曲副毫歛入筆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其法原於石鼓而見於右軍旦極寒大令吳興忽動諸帖承師千文伯施廟堂以得此秘雖視千秋董華亭書性卓絕而未能解此道

急側媚少士君子之風以後轉相仿效如丘山近姜宸英等僅知步趨張照頗有工力而結法尤俗王澍枯直無血王鐸倔強無韻近人唯鄧石如劉墉姚鼐三家爲特出鄧氏篆分逼古眞書遒逸皆成家法草書亦强健行書頗染習氣劉氏用意傷巧勢雖遒媚而邊幅殊窘其得力處乃華亭之十五六耳姚氏行草超脫而不空怯小正書亦遒麗而方五六寸以外則筆勢蹇滯余識到古人而無工力教授力行甚猛而嗜好已多未能純一生其勉之生唯唯謝不敏今年春余計偕北上過淸江訪生則病痔甚六月出都而生已于首夏物故嗚呼

傷已生之所就止此而天奪之後人其誰謂余不妄歎者乎其尊甫武人生書散失無復存者唯與周生往復論書十數紙尚足壽諸石使人想見其横絶不可控馭之勢周生書性故非生比然亦教授之亞也故備紀其始末以明生志而授周生周生如能書以表生壙者亦庶乎以道合而有始卒者也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安吳友人包世臣述于吳門舟次

此予未受法小仲之前所自得執遁之法也在京口見鄧懷寧其法略同益以自信及與小仲同居斷斷者三四月試之善而後從詳在述書恐閱者疑前後

互異故復記此

余九傳

君諱觀德字君懷姓余氏安徽歙人其祖望孫甚旣得君名之曰狗兒江淮間每名子曰猫曰狗取其易長育也歙人呼狗與九同遂爲余九父某早卒祖某舉人爲南陵縣教諭俸滿保薦攜君入都以知縣就銓而殁君年方成童無以爲殯遂鬻身于旗籍兆公家以葬其祖兆公征新疆敗而仆君以死捍之被十餘創遇救兆公乃得脫事上聞

純廟嗟歎賜八品頂戴元寶二枚閒其戸大學士莊文

恭公巡撫江蘇高君行誼禮聘爲司閽君盡力事莊公
有不可者必力爭得請乃止後莊公以蜚語被逮君爲
莊公受刑夾二次事以得白還原任大學士陳文恭公
繼撫江蘇所爲以詩歌贈君而稱爲忠孝奇男子者也
君具知人鑑太子少保四川總督李世傑以從九品試
用江蘇君與語而奇之醵金爲加捐知州又白莊公得
奏留皖人山東學政福建道御史程世淳少孤貧入蘇
州布肆習貿易當塗人山西知縣進士梁雲五曾丐食
揚州君一見皆振拔之使得習舊業以至通籍君自蘇
遷揚閒怡昌客寓而李公適擢督兩江覩君猶同産君

頑不肯一至其署李公防汎每歲四取道揚州皆主君
家君爲言地方疾苦兩江自尹文端後推李公多君之
力也嘉慶初揚州科名淪落君相城內有河二道久淤
塞遂盡其貲得白金三萬兩獨力浚治以其餘建太平
水倉今揚城街衢皆有水倉火患大減循君之法也河
既成是年秋試文武解首皆在揚于今尤盛乾隆末高
郵州知州孫某負君銀五千君索逋至其署而孫病甚
君即欲去孫執手以稚妻幼子爲託孫既歿君爲買宅
于揚州小東門任其支度子能就學君以屬名師比君
之卒周給之不絕余以嘉慶六年始識君君年已七十

言西域兵事及東北各部落風土形勝如指掌十三年三月卒于揚寓年七十有八貧財湯析仰屋數椽子厚存亦古處有君之風而困乏不能自存矣

皇誥封奉直大夫河南永寧縣知縣加三級國子監生

魏君墓誌銘

君諱亍字應乾晚號健齋江蘇武進人也父瓚以孫襄貴馳贈奉直大夫妣王氏贈宜人君性穎悟泛覽百家九好內經素問金匱諸書遂弃舉子業而專治之既久鄉人有積年沈痾及異証爲方書所不載者而君胗之皆痊名遂大起君治病之旨在審病者體之强弱性之

靜躁與平日之所嗜好然後證之以脉而得其致病之源又窮究物性相尅相助之故而比䅳以神其用故有同症異治異症同治雖善醫者覩其方多所不曉君爲劑之則皆嘆曰非所及也君所入既漸饒有米數百斛值大饑將以平糶所知止之曰各處飢民肆掠吏不能問穀勿繼必有後患君曰吾擁多穀而視鄉人饑心不能自安事變果出豈能預計耶卒糶之不旬日而穀盡後至者君指空囷示之皆曰先生盛德不欺人悉散去無異詞有鄰人不戒于火君告家人曰吾自問無隱慝應不患火火既滅環君宅者皆灰燼矣無賴子夜縊于

君之鄰孫氏孫移其屍而叩門以告吏夫沈保郎見之
願爲切證君戒沈勿言即具報驗訊給埋葬而案結沈
詰君君曰彼自圖賴耳孫懼禍故爲此非以仇我也若
言之則孫以移屍陷罪且傾其家而仇爾沒齒豈如我
費數十緡鄰里相安之爲愈乎沈驚服而孫尤慚感多
君長者君之不辭苦累掩覆人惡胥是類也君長子襄
以嘉慶乙丑進士分發河南即用知縣補永寧迎養君
手書示襄曰吾爲鄉人治病弗能離兒母自率子婦來
耳吾不習吏事然吾業醫五十年醫之所入不以事居
積財之所出不以求虛名是以行年七十而無大不安

于心者吏道殆如是矣吾今有市屋數十椽較少時生計優裕巳多兒又幸以進士爲長吏若繫念家室營私廢公即倖逃吏議吾不樂有是子也勉之矣十六年襄擧卓異調洛陽君又手書曰兒去永寧百姓扳轅之聲至江左兒學力不足以致此審巳是必有要譽市恩者以愚弄小民非實心實政也吾甚憂之初至洛陽即聞倡修學宫文教固長官之責然所至宜先問民間疾苦勞來撫慰之信而後勞今所先若此是爲名心所使失其次矣其通治體知先務如此嘉慶廿四年六月廿九日卒于里邸年八十有四配長洲王氏 誥封宜人子

二襲五品升銜山東招遠縣知縣衷國子監生皆側室符宜人出女子子六適某某孫五秉秩秋穀穎襄在洛陽奉王宜人諱去官服除謁選得山東招遠君訃至襄將奔喪治窀穸予適在山東以誌幽之文為請故次其行事而銘之曰

士人貴自信其志不近名者名歸之回祿雖盱不敢肆有子人稱君子子遺澤姊今永世世

一衲益和尚像贊

和尚浙江黃巖縣林氏子童時趫健尚氣俠常負重囊越山徑出入䦨闠日行百數十里羣少以為豪年二十

八力悔夙行捨身本縣嵩岩山之法輪寺不數年記誦經典語錄各數百卷徧叅古德傳磬山之法於天台山茅篷遂正海大師和尚悼本師具足道德未得主席又深恥因人成事不能昌本師之風教行腳吳門見臨頓路有靈鷲寺係蕭梁古刹而山門三椽之外盡爲荒蔓遂弛其負擔矢志興復示現感應竟還舊觀吳俗崇尚釋氏琳宮相望率居積豐裕莫脩苦行和尚表明心印獨領炷香遠近歸從趺坐廣單者至二百人弔楗辨難應機立斷校錄刊布與國清曜冶論說相上下僧俗讚嘆又延主楞伽半塘諸寺晚年以社壇之滆蓮菴爲靜室

其地間於閭胥塗徑通達拓宇以接衆較靈鷲尤宜和尚命法嗣永華經畫之至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堂未就而和尚圓寂世壽七十一歲計和尚生平所得布施不下白金二十萬悉以建寮宇置常住已身未嘗着絲裘雖暮年遇雨雪必以油傘油鞋從事未嘗乘肩輿縫紉必用棉線潒飾必用瓦灰持殺戒之嚴如此日再食唯鹽虀而已昕夕拜經當膝處皆穿旅邸舟航不問也永華親承付囑必終其志更名爲寶蓮寺供像開山以別於靈鷲予辱交於和尚廿餘年未及銘塔故贊其像曰

謂和尚爲內重耶胡爲號召之衆而興建之勤謂和尚爲外重耶胡爲奉身之約而求道之殷心乎濟衆貞之四十年卒不以利其身庶無媿於乞士爲闍浮之所共尊

姚節母傳

節母姓張氏安徽桐城人考寓順天府治中姚姚氏張氏族望甲安徽子女率聰慧俊朗然恃門地習豪侈而節母獨事勤儉言動必端恪及笄而治中卒服除適同邑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加三級姚原綸善事翁姑有稱于閭黨閱四年舉子東之甫百日而奉直天

折翁以衰年喪子家無次息憂思至不能進食飲節母為門戸計忍哀慰藉持家事撫遺孤翁迺漸不覺喪子之為戚也嗣姑氏患風痺轉側牀蓐節母性至潔然扶持便溺洗滌褻衣婢媪不堪其臭苦而節母安之人以為難東之既成人節母為娶于其黨連舉孫而婦殁道光壬午東之成進士分發河南補臨漳縣先是邑人共舉節母節孝有
旨旌其門至是東之遵例呈請得
誥封太宜人迎養于官節母在室即喪兄又喪父于歸不數年而稱未亡而姊氏又寡繼喪姑喪翁最後喪母

益自有識以來四十年間未嘗有歡愉之境然東之留滯都中不能歸省者逾十年及迎養至署而諸孫皆嶷然成立啟處有法度善讀書東之在都繼娶武進徐氏節母至署即督之治家井井然使東之得不以家事紛其心溯節母生于華膴中更茶苦晚就祿養可自逸矣而卒不以所處變其恆德者有如此故工詩有集若干卷以道光九年卒于臨漳官署年六十有七歲子一即東之孫四世恩世熹世愷世恭女孫二曾孫二昶曙

包世臣曰記稱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者以其不奉嚴訓鮮克有成也東之自十五六即知名翺翔名

公卿間而伉直亷然諸無唯阿媚世之行及其治臨漳也予方答大名相距不百里策馬過訪政聲溢田畝間弁以為吾侯恪秉太夫人教有數事幾不能決受太夫人指而決之言之歷歷可聽東之之為諸生也不以貧困而徇人其居縣也能治又能使四境歸德于節母也君子察東之不匱之志即節母可知矣

需霖雨和尚塔銘

和尚諱祖雨字需霖霍邱徐氏子也出家本邑節孝祠稍長受具足參揚州靜慧寺長老慧公傳平陽宗法于本陳國師為第七世先後主香阜靜慧之席還故里開

山爲雲臺寺晚遊南昌開山爲長淸寺四啟期場度衆至五百餘人以道光八年十一月八日示寂于長淸丈室僧臘七十三年世壽八十一歲法嗣在揚州者地藏寺開山住持先德靜慧寺住持先初香阜寺再傳住持明恒俱謂和尚中興香阜主席乃爲神期所屬因建塔而迎龕于南昌供養經歲卜　年　月　日啟龕入塔而請銘幽之詞江淮間崇奉釋氏布施山積是宜有龍象能負荷者卒之盛徒從飾威儀機鋒取足聳冠蓋鬻福取足震愚蒙貪熾嗔深與所學相反者比比也和尚獨循樸實重然諾力所能及常先人而後巳吶然如不

能言而行必相顧勞苦澹泊以身先衆數十年如一日平居無誑語無私財既登大耋猶徒步日數十百里無倦困之色余少就禪悦所識緇流知名者以百數唯白門聿芳力行同和尚而規爲狹隘吳門一彬濟衆不以自利設心同和尚而常出權奇以衒善信非法門正術則和尚𢑱獨出而莫能與偶者矣是宜爲銘銘曰

當世所謂禪宗者莫不開堂聚衆弔椎喝棒然而迹其行事則解縛愈以自縛袪障轉以重障也和尚而今已矣更何從求實證於躬行以解脫夫世網者乎

皇敕封孺人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妻湯氏墓志銘

道光十有一年七月十四日山東館陶縣知縣陽湖張
琦翰風之妻
敕封孺人湯氏卒于署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江寧
府東郊龍山之麓哀子曜孫先期扶櫬南下以誌幽之
文爲請翰風予所兄事曜孫又吾甥也且予知孺人爲
深孺人編修大紳之孫國子監生修業之子通書史嫻
禮則尤工繡以意剪綵數寸爲山川人物數十百事傳
以色絲善畫者所不及既歸同邑張氏家無一椽侍君
姑姜偕娣婦吳寄女公董氏宅後隨夫子僑歙僑嘉興
乃歸里五徙仍僦居最後從宦山東遂卒事君姑終始

得歡心和女公姒娣無違閒色養母氏萬如在室翰風晚而遠遊孺人以婦工自給然督課子女能使皆有學行知自立及迎取之官孺人稱貸建君姑節孝坊營考妣窀穸經年蒇事乃成行平昔食貧操作使夫子不以家累身能求其志從宦不事簪珥居積使夫子不以家累官能成其政又時時節俸入以潤夫子之族親交遊老病則加以衣裘恩舊更爲籌長久此大較里鄰所知也惟予始訪翰風於歙因得以兄妻禮拜孺人後予過其常州寓廬住半載孺人治酒食日益精潔至以床褥易薪米而予殊不覺裁髮剉薦弗過也又予嘗以翰風

久滯都下過存探耗問時嚴寒而孺人棉衣未具語次充悅略不及貧難狀予退而歎曰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常以爲陶公母尊之詞今乃於吾嫂氏見之矣孺人自喪長子始旦暮禮大士祈嗣息然必祝曰天果不絕張氏求賜善醫兒生平痛無力者爲醫家居者常不得其正命及誕曜孫自知讀書尤嗜醫童時即洞曉經脉方藥弱冠注扁倉列傳識者驚爲絕業予雅不事禱賽至是不能不以爲至誠之有感也初翰風留緐不得歸有富子與論五言詩而歎以其力能清貧而孺人曰此君擁多貲既性不近利又無䫫力以自用其財是終

不足以保家不十年其家竟落前年夏予取道館陶孺人病痺已年餘掖兩嫗再拜屬為國子君序詩文集不以至戚故簡儀節其識力超絕而造次以禮自澤有如此孺人得年六十有九子二珏孫早世曜孫國子監生女子子四綳英適刑部主事前庶吉士吳廷鈐珊英適國子監生章政平先孺人卒綸英適國子監生孫劼紈英適國子監生王曦孫一晉禮孫女一字曦子臣弼銘曰

介甫謂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而無媿此行治之出仙源縣君者也豈不為以禮輔佐勸勉君子知其子必以

才於世有聞耶吾於孺人亦云

皇勅授文林郎山東肥城縣知縣丁君墓碑

君諱履恒字道久別字若士姓丁氏其先世集賢校理寶臣者當宋景祐中由醴陵遷晉陵子孫家焉晉陵今江蘇之武進遂爲縣人曾祖復來縣學生贈通議大夫妣吳氏贈淑人祖廷讓以進士累官江西按察使授通議大夫妣沈氏封淑人父汝肆國子監生贈文林郎妣瞿氏封太孺人文林君四子皆通籍君爲其季弱冠補縣學生員嘉慶辛酉選拔貢太學

朝考不得於有司恭應戊辰淀津

名試入二等

賜大緞二匹充文穎館謄録官蕆事敘銓懿榆縣學教

諭俸滿保薦道光丁亥選授山東肥城縣知縣庚寅以

病足自免未行而太孺人訃至驚悼拊擗病益亟回籍

後偃鬱昏迷至壬辰五月廿五日卒於聖室年六十有

三配同邑莊氏封孺人子二長嘉蔭嘉慶己卯順天舉

人充覺羅官學教習次嘉葆道光壬午順天舉人充咸

安宮教習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庠生吳夢徵次適同邑

龔紹聲孫三壽承壽濤壽溥皆幼壽濤君以為猶子嘉

琛後君生性磊落慨慷而所學又足以助其識堅其氣

漢唐兩宋儒先之書無不旁搜切究者然發積武斷之說性天愚誣之論蓋未嘗一關其口居平與昆季友朋相砥礪唯於日用尋常語默作止之間覓求眞實每酒酣耳熱極論立身成敗民生利病常痛哭噓唏不能自已讀書史至古先哲人揞拄艱虞遂以轉移禍福及鳩集流亡起溝壑而措之衽席者必反覆深求其故或撫卷瞋目至終日不出語蓋君之中懷蘊蓄非苟爲誇耀淹洽矜詡章句爲俗儒所爲者也庚辰秋君年已五十有一憊榆返里中途中惡風病蹇澁者數月意氣自茲日就銷減矣又七八年乃知肥城君學深於詩常守毛

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擾之訓然其居縣也聽受無留事又時時存問耆舊詢疾苦率紳富修社倉以備災歉舉保甲以戢奸宄立普濟堂以卹煢獨民安其政年穀順成是以去任之日老幼扶攜餞送數十里或至涕泣嘆仁明爲近今所罕聞見而君顧歉然以爲不稱負所職悲夫嘗謂天賦人以聰明材力今與古率不相遠而輓近成材獨少者大都爲俗學所汨沒幸而有意思深長欲嶄然以頭角自見則師友勸誡必相與剪除之斥爲客氣不可用又幸而有少小不汨沒於俗學其遊處四方復不爲俗論摇奪以庶幾有成者則常患與斯

世枘鑿必不相入而窮困老死不見用若有用之者無
論大小固皆有所表見以利澤斯人乃又置盛壯可任
事之精力於閒散無所設施之地及其既衰將不能自
舉乃以試之事㓜學之卒不見行而勞民不可休息彼
蒼蒼者其意豈可測哉君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
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詩文稿倚聲寫韵
齋詞稿燕齊遊草熊湘遊草滬寄勝草宛芳襍著望雲
聽雨山房札記各若干卷皆可觀采而非君意之所屬
也余與君交三十餘年能知君之志故於其葬而銘之
曰

志盛氣衰治不副意未躍之德以昌其類

繆孝子傳

孝子繆士毅者字藩公江南天長縣龎家尖人康熙中分設安徽布政使司故爲安徽人小名華保父廊貧邑庠生饑於財順治十七年海賊犯江寗其黨劉清海掠天長知縣縋城陷龎家尖去城二十里廊賓率家屬匿高郵湖中亂定而怨家誣掠爲助控於高郵州知州吳之俊之俊置廊賓於法從其妻石氏黄氏及其長子於潘陽士毅黄氏生以就乳鄭氏從母家得免稍長知被難事逕走山海關尋母無引不得出歸娶於李舉一子

遂以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請引至瀋陽訪得石氏與長子皆故黃氏前於康熙五年撥赴寧古塔屯烏喇配蘇州朱孟官以新例瀋陽流徙男婦着分配不許自便故也士毅展側至烏喇徧訪無知者唯言去此五百里有江南人庄士毅跟蹤至弗喇河屯遇一婦人云此庄無朱姓有薛孟官妻黃氏皆江南人生子六兒今已十五歲見居寧古塔城者或是也士毅入薛氏門望見坐炕上婦人貌如鄭氏從母伏地嗚咽曰兒乃江南天長龐家尖繆華保也今日得見吾母矣黃問有姊妹否曰大姊適曹二姊適魏黃乃抱持大哭鄰里奔集莫不嗟歎

有涕泣者寧古塔地瘠產薄禁留旅人耗口食居十月官吏催迫二月士毅抵家而子前殤繼舉秉文秉彝拮据成立攜賈都下得薛六兒書知黃再徙艾渾而沒艾渾今黑龍江也士毅舍二子獨赴艾渾守母墓僦墓傍僧舍授生徒以自給而秉文旋亦遣秉彝罷賈歸侍李身赴艾渾迎士毅士毅不聽秉文留侍五年迄士毅卒乃扶櫬返里時李已故合葬天長之豐揚山秉文無子秉彝以次子之璧為其後松江大學士楊瑄謫戍艾渾初至聞士毅名排闥請見為孝子行七百字以贈百年來文學之士多以詩文紀錄兩世孝子之事實者鄉人

膠合詞請有司達封圻大吏卒以原案故莫敢上

聞余故次其傳而論之曰

甚矣州縣之不可有匪人也當海氛猝至廊賓舉家避入湖氛靖歸業助賊之證其事可不辨而明且廊賓身在膠庠所謂怨家不過以饒財之故乾餱失德非有枕戈切齒必得而甘心者也及其匆匆避寇豈能更撿貲囊幸得生全田產之外俱爲賊槖怨家亦可藉釋忿憾矣斯必吳之俊平素垂涎若其無隙指授爪牙嗾怨家爲此以遂谿壑耳而廊賓恃直負氣重財輕命卒以誣服上獄

達聰匪人之害遂至於是悲夫然廊貧不被奇冤則士穀秉文之奇節不可得見而之後者亦得幸從螻蟻同朽糞壤不為斯世所指名也哀哉

募釀歐湖坊歸櫬貲啟

原任鉛山縣湖坊分司歐鏡湖四兄桂林之秀異也文職數奇以貲筮仕自嘉慶十五年到省迄道光二十年卒於湖坊官署宦遊江右前後幾三十載補臨川尉政成名起調尉新建論俸升湖坊司中間署宜春澗富嶺分司代理吳城主簿不卑小官必行其志奉委聽訟務在和民息爭所至民安樂之以是無例外之入雖佐首

邑繁劇之區起居服食唯具而已其尉新建也堂署不戒於火延及尉署先是山東撫部經公由撫州守擢雲南監司道遠又多陸路不欲重擾館人以君為舊屬素敦久要之誼節歷宦所積有箱籠十二事寄貯君署君扃置惟謹及堂署火發君竭力撲救不熄比延已署君始急回目火入上房將經公寄存箱籠盡數運出而已物悉付灰燼嗣重建堂署允為君修復卒之尉署修費仍君自稱貸為之以是重困擢任湖坊官遷而鈌彌瘠年五十有一以疾物故遍身至不能備禮孀婦二人撫六齡遺孤停喪三千里外之蕭寺歸櫬無貲旅食益急

此亦生人之至戚矣夫薄宦本以爲貧苟能分上官之
憂不擾小民不取非有已爲近世之所難至如君受撫
部之寄一節求之前古唯盛軌受友人寄金五百後以
事覆家寄金獨存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而君之所受其
數遠浮盛公又當頃刻呼吸之際不顧身家唯取必於
全誼重諾又較盛公所遇爲倉猝是則古人之所難而
有識所共欽仰者也是用縷述生平布告諸公或誼托
同舟或籍隸舊部或感觸聞風或心發即事各量其力
不拘成數庶幾裒成集腋舉自衆擎俾邱首得正循良
有後是則先哲所謂不求福而福隨之者也所有諸公

慨助之貲悉由新建縣署歸緫謹啟

劉國子家傳

江淮間有篤行君子曰懷瑾劉君者嘉慶甲子余再至揚州識凌曙曉樓以識君及君之子文淇孟瞻曉樓葢君妻弟也孟瞻時年十二三穎敏誠樸善讀書余尤愛之因數過君家與君習庚午余挈眷來僑迄道光甲午乃移居白門前後三十年中間曉樓不祿孟瞻名日起故余論交於揚州以君喬梓爲最久而善也揚人之稱君也謂君齔齒失怙恃淪落甚年十二始入書塾甫三年則已熟經書解文義窶貧不能卒儒業乃習賈而所

業賈不足自立君私購醫家書乘夜誦習之晝執賈業無遺誤久之人知君能求治者多應手愈遂改業醫君治病者不問貧富皆輒往富室酬報從其意貧者月贈以藥餌或袖錢資將息其有瘡潰膿血臭穢至家人莫敢近者君見可治狀必親爲洗滌加膏丹以瘳爲度君醫名旣噪洎癃老不改其初君家故有祖遺神香肆各房輪値司肆事其不値之房値者歲貼白金三十兩値者欺君孤弱遂據如私業起家累萬旁觀憐君咸皆憤勸君持約劑結算當得錢千緡君曰貧富命也爲財利傷同氣之和吾不忍也後據業者蕩其積君境漸給振

助之有宗人恩凡君生平行治其見稱於鄉里者如是余則謂挾術者多居奇攫利者必乘危君雖不諱自濟而意則專於濟人市肆中無是人也世儒讀書於無關考試者輒莫省或稍加披覽又厚自矜異君記問過人雖不事舉子業暇輒溫燖經籍泛覽史冊答問者無所隱滯而絕不以知能自衒庠序中無是人也古之被褐懷玉者大都任情絕俗而君和易豈弟無崖岸山林中無是人也是可謂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矣君諱錫瑜號琢齋懷瑾其字也援例入國子監以道光庚子八月八日卒於家年九十有二曾祖

春和始自溧水遷揚州以長子起寅貴贈昭威將軍祖起泰國學生父曦始占籍儀徵與從兄曨俱爲縣學生員配江都凌氏前卒子一即孟瞻嘉慶己卯優貢生文學爲江淮甲觀藝林無異詞而年逾五十閉戶著書無幾微不豫色孫一毓崧道光庚子優貢生其未成童也文筆已騰踔凌厲拚突前哲而馴謹吶言俱有君之風女一適同邑庠生陳傳洛孫女一適江都國學生田溥光曾孫一壽曾

方補德傳

君姓方氏補德其字也安徽旌德之隱龍山人祖嵩父

嗣銹君少孤依兄以居年十二三就傳不能治生業嫂氏將不利於君君覺之遂出走江西欲覓鄉人店習貿易偕族中知途者行兩人所攜錢才百餘行兩日至嶺州當附舟而資已盡餓坐河側有舟泊岸其客以失物斥舟子爲盜嘄聒甚君輪指爲作卦曰此物在中艙破竹筒下客如言求得所失物乃延君及同行者上船船價飲食皆客供以得達初入店例學徒知數人使給埽除役如僕隸君憤甚轉側走杭州以方素名考寄籍爲錢塘附學生員杭人王包靈見君而器之妻以愛女一年而女殀王君乃携君幕遊湖北君從婦翁習申韓家

言甫半載即就恩施令尹英圖聘司其刑席時嘉慶丙辰春也君年始十七未幾鄰邑有秦加羅聶傑人張正謨等相繼爲亂焚掠裹脅勢甚張君爲尹君練鄉勇五百人而身帥之以遏賊鋒於界屢捷賊他去邑東北有廣福橋巨鎮也商賈所集君駐其地至丁巳夏請餉道爲賊斷恩施小邑無墊款糧將不繼君勸諭助餉鎮有客籍周姓者進士也閤鎮人視爲行止易君年少撓其事君具名帖謁進士殊謙謹進士答拜入營門君即升帳飭左右止而詰之曰賊去此不半程我朝去至夕若鎮即成瓦礫場商民爭出貲以留我而若阻撓之是必

通賊若不吐實則斃於刑矣已我且斬若以絕賊線進士懼願輸金五百君曰若擁貲五六萬若果不通賊賊至即灰燼五百金何足道遂加刑進士願輸千金君曰若作字遣人取所輸金來乃釋若進士旣歸無顏見鎮人而鎮人踴躍是日即集銀萬餘兩軍心大定賊聞君糧絕徑促君君率衆北出二十里迎戰於馬鞭坡大破之而官軍亦敗賊於黃柏山恩施城鄉得無恙尹君以得知府銜拜花翎之

賜君見賊勢已靖遂偕王君由貴陽入廣西巳未夏余過廣福橋見闤闠完富詢其故土人云吾邑有小方師

俞活我並述刼局進士事弓心偉之惜不得其名籍嘉慶癸酉冬弓自揚州携眷小住白門存友生所存者適延君胗病君曰病在肝方劑力不能除吾僅能使之少差耳

國家興於大東以木德王今內外貴人什七八病肝氣此白木運事非調攝失宜之咎也予聞之默嘆此非醫師語也因偕過君醫室見壁上尹君贈詩乃知駐廣禰橋郎君因劇談軍中事問日輒相過次年大旱弓慫恿巨紳秦易堂侍讀倡舉捐賑而家居之太守[redacted]爲梗侍讀招弓過其家議事太守力言城內富室之苦持其

一日門役許調

說甚堅不可諭君排闥入厲聲責太守曰閣下以寒儒得大挑知縣洊擢知府擁貲銀三十餘萬以歸城中人莫不知者日前閣下鄰巷不戒於火閣下家粉白黛綠者十數走避火搬箱籠多至不可計重至不可勝人莫不見者城內外饑民十餘萬皆嘖嘖罵閣下阻賑事萬一有變禍必首中閣下家閣下已逾七十餘年何足惜然而此粉白黛綠者爲饑民羣肆汚辱雖大度其能甘乎太守欲走君截止斥之曰若明白否太守惴惴答曰聞命如夢初醒不敢再助富室阻捐矣而侍讀卒苦孤立方葆岩尚書居憂在籍君爲書三千言責之尚書乃

出助侍讀江督百文敏從侍讀策集紳富於鍾山書院侍讀諄勸一日得十萬閱日再集而文敏知余實主持之遂寢其事風信一厲道斃至七千餘人予作書致文敏詞甚切直尙書侍讀皆言不可上君力趣即日繕呈賑竟得舉行活者至八萬人君於學無不通尤好道而精醫同業妬恨者競言君用藥狠虎非白下人所堪唯必死之症乃可用委耳以是白門病者非垂死不延君然延君無不起者故君所入雖不豐而名殊重侍讀以賑故重君爲主婚娶合肥李氏以有三子三女君既由湖北入廣西又入都及出都僑白門皆偕王君翁婿相

守未嘗一日離道光辛卯七月九日君卒距生於乾隆庚子四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王君治君喪葬畢年已八十有八徑策杖入山近有人見之於江淮間康强如故蓋年百有一歲矣君在廣西製旌德五言以祈雨傳習之者皆有驗士人爲板行之而君顧無本故予未見君又常被道士服往武昌之黃鶴樓來醫者日數十百起或以爲純陽現化也入都自名方德祿隸太醫院值如妃病危其母家奏薦君一藥而愈侮院使故黜職出都最後以本藉捐國子監生名曰方震三應秋試不售君軀幹雄偉有勇力能舉移三百斤善單刀長槊酒酣

耳熟論議風發無不依於利民濟物者君在廣西著煙瘴症治在白門著喉瘋論痘疹本義傷寒辨證皆板行君後醫者皆奉爲法守君長子曰菩薩保後君二年殁次曰觀音保季曰金剛保次業藥肆季業儒俱聰慧有君之風長女適旌德呂氏次女適旌德饒氏季女尚未許嫁今年四月予至旌德君長女來謁親嫗不殊同居既請爲君傳又取金剛保於白門使來就學予故稔君之行治惟不得其家世及生卒月日耳後世有好奇之士讀此傳者必能知所嚮慕矣道光甲辰十月白門倦遊閣外史包世臣書

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

君諱配中字仲虞姓姚氏安徽旌德人也其先世居湖州宋寶慶間有遷廣者爲旌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爲旌德人君穎悟絶人用思沈摯不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既善毗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其簡略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與虞氏辨論者一又夢吞乾爻自初九至九五意乃豁然客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爲論十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子讀之嘆爲絶業時儀徵劉文淇孟瞻甘泉薛傳均子

鈞丹徒汪沅芷生江都汪穀小城丹徒柳興宗賓叔予從弟世榮季懷族子慎言孟開以治漢學與君習久皆嘆爲莫及季懷則曰仲虞書行於今世白不及張先生之盛百年後當獨爲學易者宗矣遂爲之序仲虞旋歸里門至道光甲辰予遊旌德去廣陵別已久君出示定本點竄原書至什七八删說通義之十篇爲三移冠編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則仍季懷之舊其微妙詳審益非予所能測識矣君又以月令一編實先王體天勤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爲月令箋三卷繼總其要爲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爲周易通論月令二卷而後

知王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以爲生民錫福消殄者徵引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下已意疏通儒先而不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關通之故古先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可謂通天地人之謂儒足以當後王取法者矣君又嗜琴東南琴學有金陵常熟武林三派而諸則皆出廣陵君長於金陵而遊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傳譜多舛誤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數說聲上溯本始爲琴學二卷亦出以示予予未習此事惟驚賞文義瑰奇而已君言七弦各有本

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爲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吟猱必在角羽位蓋宮爲君商爲臣徵爲事角爲民羽爲物君臣所有事皆爲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遲回必當民物之位予聞言不能解請君一再鼓君於對几設副琴鼓至窈眇之時則副琴弦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盎及檽槅時或響應余怪問之君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僧慮其不祥萬寶常爲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宮中鐘同數鐘鼓於宮則磬應於寺剋痕雖么細而磬之得數已

與鐘異故鳴止秉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不能言其故雖實常精察然其數不可誣也予考董子同類相動篇云調琴而錯之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又云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有使之然者蓋和聲之道自古如斯末俗失傳故詫以爲奇然則君直冥契古初者矣君又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餘言又注智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之法又和孚論書次東坡韵五言十四韵實如親受法於晉唐諸公掃宋氏以求謬說而自書亦足踐其言時

流無與比者君家貧而守堅學優而遇蹇吾鄉士氣恇怯則名庠序輒欲結納有司以爲榮而攙利前後莅旌之長官十數慕君學行求識面而卒不得其督皖學者前後亦十數皆奇君文而杭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尢器君張公奉使當乙酉選拔期於旌德學拔呂賢基及謁謝張公語呂君曰姚生學行寧廣九學無其匹非止冠旌德已也吾所爲拔若者以姚生文淡而彌旨胎息班馬風檐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能擧裁是可成進士登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業請益庶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以其語告君君一笑而已而呂君以

詞垣歷科長馳驅主文衡君竟困諸生及甲辰例出貢而考貢領单之資無可籌遂以廩膳生卒於家張公有識有守爲督皖學者所僅見然爲子孫求不荒之庄遂無暇爲斯世惜人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悲夫君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九距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年五十有三祖士凱國子生邑志所載孝義君子者也父燦國子生娶同邑汪氏繼程氏子四長邦選季懷之女夫也携婦至金陵居母家而訓蒙於鄉以自給次邦道號時武昌漸可自植三邦進君使爲叔弟經珊後僑宣城皆汪出季邦達程出也女子子二長適同

邑呂振宗汪出次程出者尙幼孫一阿寶女孫一歸子
皆幼君善病已三四年至甲辰六月而劇君之弟子汪
守成季鄭郭維演文瀾昕夕更番侍疾潛備棺衾於外
前卒一日君召季鄭文瀾指邦達曰此兒質可向學我
死無培植者姚氏書香自此絕矣語次嗚咽不自勝季
鄭故教授文瀾家文瀾曰先生設不諱弟子即挈邦達
俾就學季鄭十年內衣食紙筆考試費弟子任之季鄭
任醵金五百刻所著書以其餘置產贍程及幼女文瀾
農家强自給耳季鄭赤貧以潔已任俠爲邑人所重覔
得醵金如約市板開雕君教授鄉里廿餘年從遊者多

惟季鄭苦寒力學願傳君之業荀子曰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君當之矣道光乙巳夏四月望包世臣譔

梅蘊生傳

道光癸卯九月廿四日江都梅君蘊生卒於里門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祔甘泉縣施家冲之祖墓孟瞻爲之志述其用情之幽摯力學之沉博載筆之哀豔而境遇蹇阨與之相廹以促其生者簡而有法質而不俚君學行固能自傳孟瞻文又足以傳君予復何言君之弟子薛壽諄請再三抑以孟瞻述君材藝猶有未能盡者故次其所遺爲傳並手書付壽使鐫諸石孟瞻之言曰君

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君之嗜詩固也然君詩在揚州爲傑然於儕輩耳而書則不囿於地與時足以排突百年來之宇內英賢琴則㝠追千載悟入古初又出書之上遠甚君書跌宕遒麗頗宜觀者然煆煉舊拓必見其血脉所注精氣所聚使奔赴指捥下則非觀者所能知熙載與君同昌江左遺法所得至深醇而持論每不敢先君君之琴少小受法於吳思伯之女弟子顏夫人其神解得自天授人力又足以發之積久知思伯傳譜多舛悟加以糾正識者嘆其和故記載孔子學於師襄七日而見文王君曰此不足以奇至聖也君聞古操輒

能知製曲之人與其人所以製曲之故琴學盛於江浙江浙所推碩師首揚州釋問樵問樵至善君能信君之神解而卒不能得其解君既深於琴又慕中散之爲人嘗所居曰嵇庵嘗謂今世所傳廣陵散眞嵇公生前所祕洛西仙傳無可疑者仲虞旅揚州亦善君雖俱嗜琴而其時所學俱未至仲虞歸後沈思十年悟宮商角徵羽之數上下損益各依定數爲位又有倍數半數以適旋相爲宮之變故猱吟必在角羽之位通一弦爲宮一弦爲徵兩法而一之其鼓琴也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應者不動而自鳴蓋君於琴通聲之義而得其

所寄仲虞於琴原聲之數而得其所立是皆精思獨闢仰承間氣然仲虞著琴學二卷闡古人之緒正俗師之失書行役其傳必盛君既奄忽寄義之故不可傳廣陵散自此絕嵇庵斯爲識矣其在洛西侯之何日悲夫君諱植之字蘊生晚號嵇庵其家世妻子科名年齒詳孟瞻志者皆不著著君所自得者

劉烈婦楊氏傳

烈婦姓楊氏江蘇陽湖縣人父近宸遊河南有聲藩府母吳家世詩書漸漬細紩烈婦以故好典籍明大義有母氏風父倦遊歸里始議婿於同邑劉粱成年甫三十

矣梁成故宦族而宴貧覓食常遠出結縭兩月即不能家食閱數年始一歸歸亦旋出烈婦奉姑陳能兼子職梁成嗣以薄宦籤發四川未幾奉陳諱去官服闋無力之官仍浪遊積年齋館穀爲需次貲乃得以道光已亥赴川年餘署瀘淀橋巡檢不半載卒官實辛丑六月十八日也八月初九訃至先是烈婦迎母吳住其家會遭此難十一成服遂送吳歸至十三午夜襲衰絰端坐引繩自勒以殉烈婦壽終五十有二雖歸劉二十三年而唱隨相守曾無匝歲聞者莫不傷悼族長爲立其猶子喜官爲嗣在城紳士聯名請於有司癸卯奉部覆准建

坊入祠如例次年梁成櫬舟抵城外其家先發烈婦引
赴墓所出巷柩不行族長拊柩祝曰豈欲改道先至河
濱與夫柩偕行耶柩遂行送者莫不驚嘆予次壻傳節
烈婦長弟之子也爲乞傳故次其事而論之曰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國家旌節有限年之制而身殉則不問年齒所謂貞女
貴殉夫誠貴之也傳節又言烈婦正命之前一日叔父
安國自都抵里門益以陜西卽用知縣由部請假歸省
也聞烈婦得赴而哀慟不甚意其定死卽往唁欲相將
之任所烈婦曰在室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無子

禮豈有從弟之文乎然則烈婦固非計畫無復之者斯足以爲從容就義矣可不謂賢乎古者責士也厚而責女也薄故夫死止責其終喪即至絕族亦止以無施服爲殺被出不適人則爲女師固未嘗責以必死也故其守一齊不改之經者咏於詩書於春秋二百餘年傳乃數人至於在三之節則隨在致死其他見傳記責士以必死者尤多而古人當此無不死不死則謂之廹生廹生爲下人莫與爲齒矣近世責女也厚而責士薄故女子之重貞信矢靡他者小郡下邑率以數百千計削捐生赴義從夫地下亦所在時有而士則於守身之大國

雜之重無可藉百行相除爲說者一皆自期於迨生凡人之仕以爲利死不利故不死呂氏之巵言謂世也而士人奉爲篤論是豈物莫能兩大淸淑所鍾旣厚於女將必薄於士耶良以女子無外事不見可欲輕貞信入則非笑之以爲大辱故自愛慙而舍取決士之富貴利達者馳騖鞅掌日涉利途即伏處貧賤見利事固亦倍蓰什伯於女利集則榮隨之非笑者轉爲歆羨法語不聞頹波莫挽悲夫嚮得有自任禮義大防之君子出順風疾呼使彼都人士反驚利於徙義以知死生之說而免爲巾幗所羞者乎

壻張曜孫楊傳第男誠諱名家仁家丞諱名家謙拔字

安吳四種卷第十六

藝舟雙楫卷第九

附錄三

程孝婦傳

歙孝婦程氏祖某父某年十七歸同邑監生吳栗堂姑氏嘗痛不審程侍藥除穢家人難之越五載舅以腹滿季絕至再三程禱于竈神刲左股和藥以進神稍定然竟不起明年栗堂殁于都程撫子女持門戶有稱于鄉程今五十一歲子四女子子二長偉卽述孝婦行乞傳於余者次傑侄俊女適某包世臣曰余讀孟子分定之

說必掩卷唏噓不能自已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君子守分之效如是哉後之人讀吾書者推求其意卒不禁興歎于六親不和有孝慈也悲夫

眭履平墓表

君諱秉衡字履平姓眭氏江蘇丹徒人也眭氏皆祖漢儁眭孟族望於北江以南則丹陽其遷徙世次不可紀君之五世祖由丹陽遷今籍自考以上皆習賈君性好自異于人同學爲舉子業者尚爲腴腐之詞君獨鉤沈研慮又好讀資治通鑑山堂考索以求今古興衰之要人幸非笑之而君益自喜就試既不當有司乃挾貲遊

賈泝江絶洞庭窮五溪度九陀三致萬緡皆輒蕩君故不事積以是益喜交遊通賓客晚而彌甚君之弱齒也君考病甚怨家乘閒陷以事時有力者故衣食於君家十餘年考命君往請事陽許君而陰中傷之幾覆其家君考切齒君從容啟曰兒見彼衣食吾家時所求未足以遂事而不能不受德色固日夜伺吾隙以泄忿而厭其欲耳大人何怪焉及君居考憂或有以非禮搆君者君衰絰求援於君考所不快人其危君然卒以其力免如君策其通世情識事變自少然矣君善奕於國手不及二碁多力好技擊豊腹而蹻脛又力治楊筠松相墓

法及太乙奇門六壬之術皆能以巳意通之適于日用而遠乎詭怪然亦以多好未能精入云嘉慶八年秋余流寓鎭江始識君論相墓甚愜遂主君家旁及兵農名法之說常夜分不寐余奔走秦蜀楚豫吳越之郊者十年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君歷問其名狀行誼而壯之扼腕頓足卽欲治槖同作海上遊又嘗與余夜坐浮玉山頂闖江濤澎激捉余手疾行至麓喟然歎曰余少見江濤之來也緩觸石則其聲訇然以博去而閒然今其來也速觸石則鏗然以銳旣去猶么然以遠又曰余三十年前見梨園子弟用點鼓中㓨徑三寸下點曼聲洞

洞相接今鼓心才徑寸下點促草驚如裂聲樂道通於
政人事急矣不謂造物自然者已趣數乃爾也遂相與
晞噓達旦今年三月朔余自蘇州赴淮安存君于家期
首夏返棹爲君徧歷南北郊山余去不半月而君染疫
寢疾數日忽呼曰愼伯已來吾家三日矣女等何不吾
告促紹祖扶之出徧覓不見乃寢日夜輪指占余還期
旣亟乃屬紹祖曰兒告愼伯爲卜墓宅且愼伯知吾深
必得文以志余墓是後語遂不可辨然君自始病以至
疾革才七日其刺刺詀語葢未嘗不及愼伯也嗚呼哀
矣君以嘉慶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有一娶

同邑田氏子二紹祖紹成皆能嗣君之業女子子三適某某孫一廷珍五月四日余始返棹過君而君之孤斬焉牽余袂且號且述君之遺語遂爲卜兆於焦石山之麓於楊氏衕爲吉復纂述生平以達君志而系以辭曰

述君之事君有子鬱不可信是君志誰明君志揭貞石

君之友曰包愼伯

雲鶴老人小傳

君名壂字竹岡姓黃氏系出江夏江蘇吳人也晚遊天台脫然有遺世之思更名雲鶴稱吳中雲鶴老人君壯歲裴宗錫巡撫安徽禮致君事無大小必咨之裴公調

雲南卒于官節相李侍堯兼署撫篆以君熟手咨延之
未幾裴公殞歸公子幼無期功強近爲護喪者君郎廨
節相爲裴氏送喪益水陸萬餘里云嘉慶甲子君入都
屬言路大開君郎伏闕上書意謂踐土食毛之忱不能
自盡數十年間足跡徧天下於民情時務見聞親切其
確鑿可行有利無弊者四事非死之年豈復所冇覬覦
區區愚誠得以上達死且不朽七月十四日封進得
温旨放歸條奏旣
留中君郎倒稱外人頗有詷君言巳舉行者以問君君
笑應而巳自巳未春初

今上親政常熟監生周玠上萬言書言事繼其聲者全
君其十八閭閻疾苦幾于蕭達數年來
王言渙汗深洞民隱屬有司奉行不力未能盡稱
上旨然凋敝亦少甦矣以布衣下賤芹曝至屢冒
九重虛己曲納有古先聖王所不及者況三事大夫膺
天子之所嚴事重寄其念
聖心望治之切朝夕論思以宣
德化則薄海仰風匹夫匹婦可以咸得其所矣而乃緘
默雍容坐養資望其得失交戰之心至老益熾以致水
旱頻仍兵革疊見利源下竭國用上滋歐陽子之言曰

國家有事諫官不言而他人言之異日書之史冊以爲
朝廷羞况此嵓廊不言而草澤言之甚或草澤言之而
嵓廊沮之則其爲異日羞者不僅什伯高司諫已也豈
不痛哉余故知君名丙寅夏于揚州旅次相值同居兩
月備識君之生平君老矣有子而不能繼志恐没世無
聞故纂集爲小傳其命君之子百年後即鐫諸墳側以
備志乘家之採擇焉

節母盛氏家傳

節母姓盛氏浙江金華人也其父挈眷賈山東之濟寧
州業中落以故世次不可紀常熟蔣贍岵官汶上縣知

縣納爲道時年十六嫡室金性嚴肅節母安於禮命能
委曲受事無間言金先舉子二因培原培節母亦舉子
二文天培女一而汝上君物故未幾天培又殤貧無以
歸節母佐金撫子女資縫紉以助薪水及文年十八就
婿於番禺縣丞姚侍龍署遂留焉逾年舉子成而發節
母之女歸濟源李師彭者又無出先後夭逝骨肉凋喪
備極慘酷然節母終不敢以私戚廢家事嘉慶癸酉因
培知泰安縣成年已十七始自外家奉母姚至泰安庚
辰成投效武陟工次得縣丞分發浙江而因培適被劾
罷節母乃攜姚及成婦王就成道光辛巳成補奉化縣

丞成在奉化舉一子節母名之曰奉吾癸未十二月六日卒於成署年六十有二計節母事君子者十年佐嫡理家政者二十七年依嫡子者八年就養於孫者四年自貞恒德辛勤無不至庶乎無愧夙夜貽美彤管者已因培有文采善居官成智略有過人者而慷爽無俗吏齷齪消沮之習能稱節母志予俱與善成以節母行略乞文故撰集如右而論之曰嫡庶之間至難言矣況以稚齒稱未亡人依嫡以居而所生又遠遊中更顛沛閱數十年之久者乎是非惟節母之賢也汝上君刑于之化因培不匱之志並有可稱者節母例不受夫封而年

行並符
旌典故次其事實使觀風者得以釆覽焉
儀徵縣學生王君妻劉孺人墓表
孺人諱　字　姓劉氏揚州甘泉人也祖健地揚州府
學生父鄉久國子監生孺人年二十六歸同郡王家幹
劉王皆舊族孺人事翁姑接戚䣊咸有禮則見稱於二
姓生子三僧保翼鳳慶保女子子一僧保娶于嘉興朱
氏有孫四懋和榮和泰和貴和翼鳳娶于江都唐氏慶
保尚未娶女子子適甘泉士人蒯徵九孺人以道光七
年十月二日卒年六十有三歲王君籍隸儀徵而家郡

城揚郡土襍沙塗水廻復而湍急枯人多作貧縣富飾
習褐侈遊觀傾耀閭閻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無古
處自敦守身十貳者乎而入內則困于交謫出門若無
以自比家室爲累同於纆牽負厥初心所自來矣王君
有聲庠序數十年曾保爲童子郎冠軍翼鳳未弱冠補
弟子員同列無與爲偶論其家世程其人材稍規時俗
爲儲仰者此其居揚州不貧而父子脩脯所入常不給
薪水養菽未得以時具而所業日益進所守日益堅然
則孺人之相夫育子使得從所好以自成名者可不謂
賢哉王君將以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葬孺人

于西郊金匱山之糙石街僧保翼鳳乞文表墓故按狀
而系之並爲辭曰
是維女宗宅是幽宫以利其嗣人無忝爾家風
清故四川邛州火井司廵檢楊君墓誌銘
君諱長泰字履安姓楊氏宗故望遼陽義州先世用靖
難功授本州鎭將十葉相繼崇禎中太子少保左都督
國桂與猶子賜蟒玉都督振先後戰歿於松山其宗遂
覆振仲弟捷亡命海澨
世祖旣定鼎念東南尚未歸化求故明名裔知兵者乃
用薦起其家論平江西福建功至世襲輕車都尉歷官

至少保太子太保左都督昭武將軍留鎮江南提督水
陸諸軍事
賜籍江南揚州衛左所後遂爲江蘇甘泉人襲贈太傅
諡曰敏壯
聖祖御書丹誠二大字爲其
賜第額而稱以老將軍者實君高祖曾祖懋緒直隸大
名兵備道贈榮祿大夫祖鑄古北口提督署直隸總督
改山東巡撫考景達延綏鎮總兵左遷沙州營都司君
年方成童延綏從大將軍雅不哈善征回部三當霍集
占戰皆大勝大將軍嫉其功中傷之逮至都

高宗察大將軍奸妄得減死論戍塞屯君里居聞耗郎挈一奴小金萬里趨侍延綏尋起用沙州營都司君乃奉命就婚外舅商潼道署成禮仍出侍塞下未幾延綏墜馬傷足因得奉歸里第十餘年不去左右自延綏病廢族子大學士應琚督師滇中以失律致凶伯兄景震守嘉興至被議籍產戍東厯季弟景素歷督閩浙兩廣直隸至太子太保然身後且二十年怨家搆舊事復籍產戍其子兵部選司炤于西域唯景震之孫大壯襲世職爲參將而兩足漸不仁晉纔淪替丁黃凋謝期功强近不數人率無以自存立君乃謁選求微祿得四川邛

州火井巡檢時兵燹方亟戶口逃亡而有司掊克益深君一切務為寬厚順人情以理諭說民便其教川例治盜至服君捕得但追贓給主簿笞而遣之率不過十板然所遣多能改悔為善士以為此身乃楊十板所賜也火井轄十餘集市人皆福建江西湖南北貴州五省客民各立一客長部歛其屬以荅應徵求率通胥役為奸利君悉罷苛令而更客長之擾市太甚者市為之平火井有土練三百君課以技擊明示恩信樂為用適兼署吏目而印官以他事公出檄君代行州事妖人王應龍謀為變里甲察其密君故善騎射久侍延綏于塞下九

習兵事遂部勒守捕事宜賊知謀泄倉卒不及期糾現黨千餘人裹紅巾起君料賊不敢逼城必乘虛趨火井星馳率土練遏之于金台山大敗應龍追入蠻洞生擒之邛人既免于難深德君訟君功于大府然大府竟莫能以君名上者孺人胥氏諱玉輝湖北孝感人胥故孝感巨族伯祖沂浙江巡撫為名臣父用中由知縣歷府道內擢鴻臚寺卿孺人從君之官年已逾四十為君納蜀人陳氏為遺生子亮不數年物故歸葬其黨而撫亮如已出洎君卒官孺人携亮扶柩道峽江邛人夾岸設奠泣送者汔其境不絕而土練范源竟護柩與至里門

乃返蓋往返萬五千里云舟初出峽次東湖有盜括其裝唯圖史數百卷路費數百餘緡源挺身力拒被縛盜呵之源曰吾楊巡檢故部下練卒也孺人公子歸公殯無貲財具僕嫗故以死相衛耳盜驚曰楊公果清官兩日尾其舟行聞孺人課幼子甚切亦賢母也子又義士犯之必不祥遂釋裝去范君義足以感羣盜而君之所以感范君是可爲動色嗟嘆者已時大壯已病聾而賜第入官從轉歸市估郡中賢士大夫醵賵以祀斂壯孺人乃得攜亮居邸第然慶弔問遺親舊無失禮有稱于鄉君以嘉慶九年卒於邛年六十有三歲明年葬揚

州之西郊孺人後君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一歲當道光六年而亮以藐諸孤長于君毋卒能篤學敦行爲有見之士孺人卒之次年亮卜北郊兩臯橋榮祿墓側壤吉將以道光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改葬君而祔孺人亮故從予遊冒風雪涉大江絕黃浦千里至滬東述君與孺人之行誼以乞志幽之文庶幾有懷明發者予次其狀而銘之曰

三世爲將道家忌㫕赫難求稅駕地薄宦人謳召伯憩雖伏斯能樹爾類有子曰亮承衰墜瞻念松楸思善繼矣

皇崇祀名宦陝西白水縣知縣告改江蘇青浦縣教諭

王君墓表

君諱希伊字耕伯姓王氏其先世隸吳明初有得全者遷寶應爲寶應人十數傳至有容爲泰和縣知縣有惠政民爲立祠泰和君季孫式丹康熙癸未一甲第一名進士官翰林院脩撰則君之叔曾祖也祖懋竑康熙戊戌進士選安慶府教授以薦奉

特旨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卒祀鄉賢邑祠父箴傳雍正乙卯舉人

恩授國子監典薄銜妣同邑朱氏贈孺人君弱冠領鄉

薦八上春官不售以貲截取選授陝西白水縣知縣白水山僻小邑地高土厚苦乏水溉汲皆倚白石河河源出同官之紅土坡坡西南有三尺嶺係富平縣境嶺北有山澗澗水本東北流富平民議開濬山澗令深寬以接紅土坡水截白石之源西南流至三尺嶺而於嶺下穿洞引水下注富平之老峪河以益灌溉君聞之急勸詳以止其議白水去衝道寫遠向例惟兵差奉派協濟棧內之武關驛乾隆四十五年數月之間四派協濟潼關流差車馬民不堪命君援例請豁免而附近之韓城大荔朝邑蒲城郃陽澄城六邑以情形略同白水因得

并免邑償議建書院未成君就其基拓爲彭衙書堂以
居諸生身自督課鄰邑亦多負笈向學者又就書堂與
同善會邑之富人慕義踴躍利亟到今在白水六年引
疾歸白水民就書堂以祠君君既歸告改教職選青浦
縣教諭蘇松長吏常縱漕吏辮庠序而青浦爲甚至君
始舉其職稍振士氣在青浦亦六年引年歸歸四歲當
乾隆之五十九年以十月廿一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
六配山陽邱氏贈孺人前君殁三十年君之長子侯選
訓導直奉君興邱孺人殯祔龍首村祖塋之左君之訃
至白水士民哭君如哭私親相率請祀君于名宦而書

堂之私祠如故君家學源自泰和君恪宗紫陽手編修而繇外大父澤澐與編脩君以紫陽相切劘者尤篤至澤澐之學傳其子光進與其高第弟子邱照君師光進而婿于照少奉話言師友戚鄗間見聞無非紫陽者君亦毅然自任然其作吏白水與友生書云忽漫從官弊端結聚夙夜氷兢惟思退藏勢與願違未獲如志不敢以怨艾空言貽誤民社力省前非以圖晚蓋又云紫陽嘗謂一生在文義上作巢窟文法一也古文深時文淺古文疏時文密淺者深之基密者疏之本日有時文以來時文不通而能通詩古文辭者未之有也故時文于

貞尋爲最要不得以科舉之業輕之嗣司鐸青浦與所親書則日白水一行所得不償所失每着一衣觸一物皆宦囊也曷勝幽咽又自書公牘後云固知迂濶而遠于事情矣然耿耿于中如物在喉間必吐之而後快誠知無益然能無動乎動則吾事或濟矣安敢貪天之功聊以盡吾心焉姦必計其可而爲之天下無可爲之事矣驗兹數事則知君之居家善讀書在官能任事者甚信而非近世依托理學爲名高以巧射聲利者比也君卒三十有七年君之鄉後進劉寶楠以直狀與君文集屬爲墓表予前周旋范光白馬諸湖間嘗聞父老言其

先世業漁前明編爲漁里戶共五百餘家供漕船麻膠翎毛折色差

本朝溢徭盡革而漁里戶仍徵銀百三十餘兩業久遷而徭不改里胥因緣爲奸擾累至百五十餘年及邑紳王白水力言于地方大吏以公項撥抵豁除重困始甦又聞士人言吾邑舊有同善會王白水見其不率舊章事無實惠呈請停止變舊會存產以脩學宮裁僅什一卒以藏事繼又脩復同善舊章爲卹嫠會永垂利濟今讀君文集乃知君于青浦引年歸里後舉此三事時君年已逾七十可謂任重道遠敦善行而不怠者也明道

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物必有所濟𢖍哉道光十年五月既望涇包世臣表

武進董定園先生墓銘

吾友晉卿卜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其尊甫定園先生于　原晉卿甫成童即以通易禮春秋工爲賦頌古文辭及倚聲知名當世其友生多與先生爲紀羣交者以予爲先生所尤厚故屬爲埋幽之詞予爲之系曰先生性豪宕憙急友朋之難涉困躓而不悔遇人輒傾吐無餘唯不能賴薈蔚朝隮之氣論者疑其有褊心是則耿介之姿廹于所遭而然也先生最嗜詩爲牛野堂

集數千首又工制舉業既十試被放乃徧走燕齊晉豫楚粤又落拓無所合而疇昔携手之儔既高舉率鮮能爲終始于是先生亦垂五十矣乃却掃奉母氏以終于家先生左目微眴晚作琵琶俠傳奇托茂秦以寄意先生之詩雖大要治聲色格律然抒寫情性多自得既與茂秦殊科矣然渝盟有太倉歷城而曳裾無趙王至假于俳優求知已于舞衫謌扇之中斯其志亦可傷也先生初以國子生赴都下母夫人命之曰兒此去毋問業于坫錢而出王衹之門先生既才名籍甚二公爭識面先生竟謝絶之先生諱逢章字起然晚以字行更號定

園姓董氏武進人其先本趙氏五世祖爲後于姑之夫
遂冒董姓一傳爲漢中知府遂昇先任大同丞有惠政
氏至今祠之父開泰昌化知縣母錢氏娶張氏前編修
惠言今館陶知縣琦之女兄也編修昆弟並有文行晉
卿之學所自出先生卒於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年
六十有一歲子一朋晉卿名士錫嘉慶癸酉順天副貢
士孫二毅縣學生殷爲先生弟達源後女孫三皆幼

清故候選兵馬司正指揮魯君墓誌銘

君諱湘字蘭舟姓魯氏先世隸六安明初有鎮江衛左
所百戶政者子孫襲職因著籍爲丹徒人考銓起家進

士官至直隸清河兵備道署理直隸布政使君性穎悟篤友朋幼侍宦遊無紈袴之習應童子試被屏者七由國學覓解順天又輒不遇乃以貲得兵馬司正指揮清河公既卒官君內侍重闈外搘門戶未遑謁選遂以道光八年七月二日染暑疾終于家年四十有四歲清河公曾守余郡前此郡守試士率論貲為進退惟清河公慎簡閱郤苞苴前茅多寒畯稱得士君又殫心文事顧每試輒蹶不足稱人意然當君屢蹶小試時清河公任安徽道府相距才三數百里聲氣搖臧相接則清河公之爾官箴以式後昆與君之積學自重不欲闇然躁進

者並足爲士林光寵則君亦可無恨也配同邑包氏子二慶恩慶貽孫一榮高君中表弟紀幹貞與余習諄乞慰幽之文故次其狀而銘之曰

文吏有子文職屯讐若文釆厚文孫誰其不信視此文

汪冬巢傳

君諱湖生字汝信別字飲泉晚又自號曰冬巢姓汪氏江蘇儀徵人也由附學生舉乾隆乙卯副榜貢生道光壬辰五月六日卒于家年五十有六配閔氏前卒無子女君竟不娶獨居十九年以終君穎悟絕倫於文於書皆能深知其甘苦曲折性溫恭而瀞定於時人一無怫

忭至所親則必有材藝能自植者生平無他好唯以倚聲設色自娛江淮間言倚聲者宗朱彝尊陳維崧君獨好清真玉田然於朱陳亦無所雌黃也設色則盛行惲格華嵒之法君志在遠紹宋人每興酣落筆無粉本間見以規勢花葉掩映若承朝露而濛和風其工麗鮮潤雁行院本以云氣韵且時欲過之倚聲適稱所畫皆近世所罕也予以嘉慶辛酉秋至揚即識君未相知也嗣予挈家寄揚州居址稍遠不相聞者二十餘年道光戊子秋君忽叩門修欵出精楮索書所爲古文辭庚寅冬予自刪定文稿乞諸友朝夕者分繕清本君顧從他友

所分去賦與文各一卷字數累萬呵凍精寫點畫清俊
有紫芝中江之意是歲君之執友三數人皆以物故君
嗒然自傷爲寒林獨步之圖君故歙人家昉溪之側先
世以業鹺留揚州遂着籍業既久落擾擾塵土間非其
意也欲歸歙不得又爲昉溪秋隱之圖皆乞予序其意
今年春見陽湖張琦翰風詩文詞與書而心善之張君
官館陶君手畀朱絲一冊屬予轉乞張君書自著詩文
而予已北去因留柬予屬曰僕自問不當久人間身後
子然無能弃藏珍玩者然心慕張君甚卽僕死必請張
君竟爲之流傳後世知張君此冊爲僕作者足矣予返

揚則君喪已逾月感其意爲加書請張君非所謂解脫而眞摯者耶斯可哀矣君以圖歸斂故累八喪未葬弟泫生二子而歿長文郁次文蔚君恩勤撫育而文蔚以目疾幾廢文郁當承君祧君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必爲後君畫爲時所珍脫手卽歸有力者家藏唯詞稿三卷出手定戚友議醵金梓以傳之並議於舉君殯時并葬八棺而貣文蔚寄食僧寺爲行者業文郁習會計一切如君遺命君身役頗有瑣碎君之友甘泉王壽鵠汀居間措拄備任勞怨庶幾不間生死者

趙承德墓誌銘

道光十有四年春陽湖趙申嘉告其友包世臣曰申嘉不肖不能敬承庭訓蹭蹬無善狀以仰慰先子者茲窀穸有期若不得當代立言之君子爲埋幽文又將永貽憾於泉下幸得交吾子申嘉不敢無實以誣其先唯吾子不能徇流俗而誣後世者故敢以請又曰吾祖貴西公四子先子其叔也賦性敦篤而穎悟好學作詩書每與貴西公相亂最得歡生不逮君母劉恭人而事繼母程氏恭人母蔣太安人數十年無違色貴西公卒家漸落太安人故好施與先子計出入雖不敷然必不使太安人知恐不得遂老人意郡邑公事無不遇饑歲勸賑

倡捐核戶口稽散放必盡心力貧者獲安全富者無怨
讟此鄉里聞見所共稱者以屬吾子憶予初至常州貴
西公年已大耋著述百卷至家有其書而接後進論今
古事猶極口無舛失可謂耄期稱道不勸者也繼知貴
西解組後遊故州將李栱國閩浙幕府主議封還
純廟命臺灣鎮臣柴大紀棄城以兵護遺黎內渡之
旨郡城得固守以待大兵而世人無知者予篹紀其實
以詔方來曰書二趙事畚以郡城一棄則全臺失守鹿
耳門鹿子港八里坌三口皆天險難進兵且自削平鄭
氏開海禁漳泉嘉應無業民科渡認墾孳生以百萬數

歲三熟產穀至夥糖利甲天下糖商益治大舶指上海
天津無虛日又全閩兵穀所取給福漳泉三郡民食所
專仰與鄭氏竊據時情勢相什伯則
國家東南之憂殆未可以歲月計也而貴西決策俄頃
功同曲突終其身不以自居是其爲隱德也九大貴西
旣有大隱德而君於諸子爲最醇謹內行修能傳家學
是宜光大貴西之業迺鬱而不曜君之子申嘉最賢有
文學然則造物所以厚趙氏之積累而光大之者斯有
在矣於法宜銘故按狀而系之 曰君諱廷俊字君士別
字海珊姓趙氏系出宋宗室居常州已十七世父翼以

進士及第第三人官貴西道學者稱爲瓶北先生君在
劝學即補府學生旋食餼援例訓導未得缺改加府通
判例授承德郎以侍貴西洎太安人故卒未謁選道光
十三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年六十有四配同邑湯氏繼
黃氏皆賢淑有稱子六人長慶齡順天乙酉副榜貢生
八旗官學教習前卒次申嘉本省丙子舉人次申奎前
卒次申佑申憲申善孫七人某某銘曰
名父有子天所厚當厚而薄以爲後刻此樂石徵諸久
清故例封太孺人贈徵仕郎蕭君妻劉氏墓志銘
道光甲午十二月山東試鹽運司經歷清河蕭令裕與其

弟兩浙試鹽運司經歷文業國子監生樹勲走書揚州告其友包世臣曰自癸巳九月十四日母氏棄養過隙之駒忽已更歲茲卜三月八日奉祔於山陽人慶一鄉先子之墓不孝無能光大先德惟是發潛隱示後昆仰慰靈爽者幸有埋幽之石而當代畜道德能文章莫如吾子不孝幸得奉教若不獲一言以永其先人是必其束身無狀不見信於君子而重貽先人羞也伏望垂哀苦毒憫且沒齒其狀畧曰母氏三歲而孤伯舅彭年仲舅承年未成童季舅允年甫生赤貧無藉不自意得存活及歸先子仍以十指力佐日需連舉子三乳哺縫紉

口食繁益困憊嘉慶戊午先子避負游都下外祖母命
諸舅迎母氏攜三子寄居其廬給朝夕時令裕文業已
就傅夜則母氏督坐燈下程誦讀必命之曰窮困至此
非力學則終於此矣非立身則求終於此且不得矣今
不孝幸以稍有知識不爲士君子所鄙棄惟母氏之端
其始趣也閱九年先子南返僦屋與諸舅別居而命令
裕爲世父後始之居寄廬也母氏必預積針黹入以仲
春率三子詣先世塚墓上土致奠忌日必灑埽潔羞以
祠雖別居值劉氏先忌必素服終日不笑樂以汔其身
廿餘年來令裕文業稿紵入豐而衣食財取具督諸婦

治家事無改於初然四方士大夫過從咄嗟治具必豐潔三族當卹者力所及不待其告體恤僕艱苦不事積餘使諸孫必知求自立叅母氏之行治如此余以辛未冬識令裕已有聲庠序矣而僦居斗室唯饔飧是急然能振拔意氣無寒澁荼靡狀文業尤激昂馳騁文筆及昆季名重公卿間弓招幣聘遍南北而力學不倦常有以自下者是則處約不懾處樂不汰志念深矣信乎其深服教於賢母也是宜有銘其辭曰

賢母系出山陽劉父斳早逝母服劬嚴撫一女與三子㓜方計日長計歲積莞閉門棄爲藉辛苦作家日匪夜

子能成立女歸蕭相夫育子靡室勞夫子逋深事遠遊
健婦煢煢哺三雛居無一椽責負急毋慈兄友招寄食
十載恩勤植諸甥諸甥克家能知名賢毋持盈惠三黨
下逮婢僕無悵怏七孫環膝含飴歡鳳喜符慶桂保蘭
有曾家督貫鳳出皎若玉筍芽初茁賢毋壽隮七十四
子繼孫承永昌世
贈君諱景相字稷若嘉慶丙子年七十一卒於家耿介
不隨俗生平未嘗得職愿慤不欺心鄉里推其長者役
此食報人以爲宜
趙江寧家傳

君諱本敫字直夫別字靖庵貴州甕安縣人源出宋宗室世居四川遂寧明末有紫祥者避獻賊入貴州僑桐梓其子倫遷甕安遂爲甕安人祖榮先父安仁俱不仕以君貴榮先貤贈文林郎江蘇沛縣知縣安仁封奉直大夫江蘇江寧縣知縣加三級母戎氏封宜人君成童補弟子員弱冠領鄉薦屢躓春官以道光丙戌大挑一等爲江蘇試用知縣甫到省即查賑高郵旋署甘泉丁亥署江寧府北補通判未幾改署贛榆調充戊子鄉試同考官己丑署通州直隸州庚寅署睢寧辛卯以催漕保薦儘先補沛壬辰調江寧癸巳被訟者訐解任甲午

事得白而君遂病乞假歸里而積累不得行丙申四月七日卒於省寓年五十娶徐氏贈宜人繼娶劉氏封宜人並同邑人子一忱邑增生孫二曾慶福慶俱幼余與君爲嘉慶戊辰同歲生君蒞甘泉時余正僑邗上友生多謂君多蓄古書善鼓琴工詩與書余於揚州當事非舊好率不與通謁故迄君之年不相識詩書亦未寓目不敢質言其攻苦治贛榆能誘擒巨匪袁二勸學校獎節孝濟疫癘治通州值旱河涸米船不至能疏通支港招米商以平市價治睢寧能靖盜賊化魏姓積年鬩牆之訟治沛能除揑災冒賑之積弊諸治績頗在人口然

余雖有聞而未確也揚州賑弊至夥常釀京控而君督高郵賑無從言任甘泉能事事則余所目擊在江省有司可以為有心於民者矣

包世臣曰州縣為親民之官首縣當標準之地是固非賢弗居矣然首縣率炳燭盥漱昧爽出周旋各大吏唐皇中午後方得歸飢渴交集而客謁接踵院司道府房室什物不時徵取日至耗錢十萬而將迎之費尚不出其中帑藏無可挪移不得不結巨富紳士稱貸故首縣之能者唯善事上官多識賈人不開罪於賓客而已心力終無以及其民上游習首縣之艱苦不得不議調劑

之優缺調缺不可頻數不得不左袒使可多取於民缺
利盡民力竭而虧累尚至不可復故余作游客時常從
容告疆吏曰修飾堂室鋪陳器具家家所有事也何不
明核歷年首縣用數確估各署所必需者量首縣力之
所及分別折致飭紀綱自辦則浮費什減八九不致以
虧累煩上游矣非常參日毋許上調則首縣有暇以自
理其事矣疆吏多然其說者然以奔走疏數定所屬賢
否其來已舊且深避取財所屬之名又不便於中飽沮
撓者多卒莫能舉行也大官不能親民則署外之鈎串
易矣官不能居署則署內之防閑難矣買人昕夕出入

則小民之蜚語起矣余足跡半天下所見首縣能盡心力於民者唯江西南昌縣石君家紹耳人材至難焉能責天下首縣必如石君哉況石君能得民而不能獲上非近時居官人所願效法是故吾人束髮受書得膺百里之寄以行其所學豈非至願然慎毋以賢能自見至首僚以致與其所懷來者大相剌謬也

清故例授承德郎吏部常調府通判廩貢生謝君墓志銘

道光丙申六月八日儀徵謝君蕺刪卒明年七月其出爲兄後子舉人增以狀乞墓銘嗚呼余忍爲君墓銘也

哉憶嘉慶辛酉余初遊揚揚之工詩者卅餘人招賦小秦淮泛月詩余時已輟韵語不得已成二十字諸君獎借之推爲擅場閱數日於故貴州巡撫曾燠兩淮都轉署遇故禮部左侍郎謝公坐定問名起揖曰吾子卽賦小秦淮泛月二十字者耶訂次日飲其家乃爲設四簋曰老夫與郷人爲四簋約不敢以尊客故敗出見二孫長爲君之兄議叙鹽運司提舉增貢生彥昭次卽君眉目如畫進止莊雅侍郎曰君試襍舉五經使背誦則琅琅如貫珠清脆可聽余起爲侍郎賀癸亥再至侍郎已厭世戊辰夏雌使者以余旅困使司文滙閣秘書君之

考廪貢生贈奉政大夫者實領袖其事因得歲一再見而君與哲兄相繼入庠序有聲矣庚午秋余挈眷至揚願以時時出外覓食蹤跡轉疏略及道光乙未春闈鄉號少年誦頭場文殊爾雅索閱其卷即增欽詢鄉貫家世乃知奉政君以巳卯提舉君以乙酉相繼謝世而君以送增考在都下試事畢遂從敘契濶又悉君家業中落羣從百口背係君益敬君友愛敦睦能守侍郎教君齒正强仕選期近冢督文采噪都下相與爲慰藉詎意丙申君再送增赴春闈歸至中途染疾抵里門不數日而遂奄忽憶余受知於侍郎年方二十有七侍郎已耋

耄奉政君長於余十年君昆弟皆甫及幼學耳而提舉
墓草久宿君之孤降服又已闋況以余憂患叢集之身
窮年奔走衰憊童禿宜其爲君銘墓而酸鼻不能下筆
也君諱承煒字彤文居奉政憂後以字行更字我刪由
廩貢生以府通判候銓而歿娶江都汪氏祖諱溶生世
所稱未堂先生者也考諱士松妣李氏封太宜人子三
長即增次奎國學生君歿之前六日側室郭氏生子坊
侍郎居卿貳時事不能悉其督學湖南至今楚士思之
是其積澤深而流遠況數世孝友相承而增以弱冠當
室强近相守無改父道繼待郎之聲以達君志當於是

乎在故銘之曰

真州謝氏自白門其先家歙源文靖五十八傳乃及君秘書外監宗伯孫少小玉立望如神田宅曰匱富者文玉樹長埋慟斯人天道悠邈難具論是有佳嗣慰幽魂

書毛節母朱氏行狀家傳墓志後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教子之責母固不後於父矣降至戰國閭教衰韓子始謂慈母有敗子漢儒依託傳聞則母親而不尊能食不能教寡婦之子未有見焉弗與爲友諸說襍見傳記將以無父之人之必不能成材歟嗣後史氏於孤子成名者必詳記賢母之

行治而或猶疑之以爲人子之欲顯其親無所不極況念菼母宅身荼蓼之中其家秉紀載尤多溢美史氏據爲事實未可盡信是葢習見簪珥羅綺之末俗則然也吾友寶山毛嶽生生甫甫晬而孤節母朱夫人前隨夫子僑都下旋奉姑之舅四川中江官舍未幾舅奉檄從幕府事戎馬三數年擢知簡州遂以死事節母奉簡州喪歸家無一椽之芘生甫才髫齔耳以恒情言節母竭十指力仰事俯育幸得生全已爲過望安望其爲有見之士哉而生甫成童即橐筆遊公卿間能卒祖若父之業爲當代推重節母之卒也武進李兆洛申耆婁姚椿

春木並據生甫狀爲傳及志二君皆積學方聞非苟徇人請者唯小子之失怙也年已幾冠無以爲生擔簦奔走迯形勢之途數十年幸不致失身爲世所指摘實母氏身教之功前年母氏棄養小子摭拾懿行爲狀掛漏什七八況生甫之生不識父而節母又曾經生死呼吸之場是其具節母狀也下筆顧此則失彼蓋有倍蓰於小子者矣夫閨闥之事非州里莫能詳知人論世之君子考其境之所遭察其子之所就則母氏之行治可知矣

清故處士吳君星宇墓表

君諱明煌字星宇姓吳氏籍儀徵而家揚郡之運司前
街就家設相肆余常避雨肆中與君談相人術君大都
依部位說爲人邪正依氣色說行事是非吉凶禍福率
依於此余詰其術之所受君笑曰是君平賣卜術也吾
受之移以相人不可乎吾先世望徽遷白門四世至吾
父遊揚州遂不能歸其故然吾父雖窮士儈人嘗有假
人白金五百者請吾父居間金已償而券未退金主據
券索金已償金者曰若但問吳君果吳君言未償即如
命金主意吾父困甚議以半爲詶乞吾父一妄語吾父
不可券遂廢先人自守之嚴而見信重於人如此吾無

他技能恃相人爲生言吉凶禍福能必中乎即盡中或
且以長邪遂非唯依是非邪正以爲說雖不中不爲人
害庶不辱先人異日得面目以上邱墓矣余乃嘆君非
市中人又爲君考行誼求其名籍則江寧縣學生員名
文楷字志書者也以詢揚城耆舊尙有能言其事者君
娶同邑汪氏亦源於嶽故鹺賈家業落而歸君相夫育
子備極艱辛没齒無怨爲閭閈所稱美君年七十四以
道光辛巳九月初四日卒汪以次年五月廿五日卒年
六十合葬甘泉縣西山南都天廟西君所自卜也君前
葬文學君於司徒廟之收鷄灘地隘不可祔君常以無

力省祖以上墓田爲墟故自卜兆域使子孫來省者必
取道收鷄灘先省文學君墓蓋君之用心如此子廷颺
儀徵縣學生員博學多能書法尤卓越君家单傳三世
矣廷颺年甫壯文行爲儕輩所推又已舉歧嶷子三君
承文學君教兩世皆有隱德將於是乎食其報廷颺旣
葬君閲十有八年以余薄宦西江遠來褁助具狀乞文
余雅重君尤厚廷颺不可以無言故爲表其墓道焉

秋鐙課子圖記

記論交友于孤子必有見焉者豈不以母氏溺細人之
愛况稚齒稱未亡撫藐諸孤鮮能督責以義乎然史册

所載知名士率多成賢母之手葢其計門戸者深鞠育
以正孩提浸漬柔巽善入而易化也程君鎭北孤露能
自植弱冠舉于鄉有聲念贈君違養蚤奉教太孺人以
得成立屬友生寫秋鐙課子圖乞名人題詠而問序于
予太孺人姓汪氏歙人父損之以善詩及分書負重望
僑于揚與黃君秋平友善因使太孺人學於黃君與黃
君妻淨因張夫人受毛詩爾雅周官禮周秦以來大家
古文詞以是太孺人善爲古近體詩文著有雅安書屋
集贈君亦歙人游揚秕再秕而無子太孺人歸舉鎭北
贈君爲戚友治鹾業性豪俠好與人之緩急既移家回

歘以太孺人能教鎮北無內顧憂復游揚未幾贈君物故猶子偉南扶櫬歸太孺人治喪有禮稱於鄉鎮北初齡太孺人即督課如嚴師至是教之益力鎮北成童來揚依舅氏近垣以寄籍試儀徵輒冠其曹雖能自力學善取資於師友抑其少小植基於慈訓者深也太孺人

今年已四十有九行符

旌例矣觀鎮北作圖之指其興懷明發必有志於夙夜無忝者而不徒以歷金門躋膴仕爲太孺人食報券也予故樂得而道之道光九年歲次已丑秋九月安吳包世臣譔

丙午春初鎮北見過白門知排印舊稿因問此文是否入集予答以當日未有存稿囑鎮北回揚錄寄鎮北名葆癸巳成進士觀政水部能不交胥吏自舉其職有暇則讀書史雖京職食貧而力所能及於戚友緩急無所悋義繼贈君志此文雖尋常題圖語然知之有素故附排於後不復以日月爲次

壻張曜孫楊傳第男誠家仁請名家丞家讓請名按字

字學四種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